

第五十回

情亂性從因愛欲

神昏心動遇魔頭

(1) 勤謹不懈是必須的

怎能說白鼋成了選擇最後的一層殼呢？我們且看原委。那白鼋為什麼主動出現、要求背負取經人隊伍過河？乃是因為他感激孫大聖。他感激孫大聖，一方面是出於自己被救贖的報恩，一方面是出於眼見孫大聖請來觀音菩薩降妖、救下滿村多少家兒女的義舉。白鼋認為，於公於私，自己都有協助人家過河的必要。白鼋出於自己報恩，這種知恩圖報的

正常行为，在当代中国已经成为稀罕的高德之举。这边厢，多少人非但不肯报恩，还要反咬一口、把恩人当作送上门提款机，或者把恩人当作罪犯举报给恶棍。看到有人行善，如果受惠者不是自己，在当下中国，会站在受惠者的角度去感念善人善行的，您身边还能看到吗？估计您认为不是绝迹了、就是从来没有过。中国人善妒、感觉自己受惠少了，都会心里不平衡，看到受惠者根本不是自己，恐怕早就怒火中烧、浑身难受了。

白鼋出于感谢报答，驮他们过了通天河。一恩一报，天经地义，本来这时候就是该挥手告别，偏那玄奘心里不平衡，节外生枝、还要多事。三藏上崖，合手称谢道：“老鼋累你，无物可赠，待我取经回谢你罢。”这样一来，原来已经了结的恩怨，又被人为的延续，并且选择“取经回谢你”这种超过他人生活范围的许诺。修行本是为了偿还、了结，他

可好，还牵牵扯扯、藕断丝连，亲手给自己埋下最后一颗炸弹。

玄奘表达感谢，从情理上也不算过份，过份的是他情理背后的原因，乃是感觉受人恩惠之后的歉意和不平衡，可是这种歉意和不平衡，背后还有东西，因为人家是回报的举动，他不需要再画蛇添足、狗尾续貂，但是他，其实是由于长期自然养成的不受人恩惠的傲气和面皮上过不去，就不假思索的感谢和承诺了。傲气也是面皮，仍然是面子问题。面子是什么？不就是一个虚名么。求名之心，实难断根。三藏起了这妄念，那白鼋自然而然的就跟着起了妄念，想要询问佛祖它“啥时候能得一个人身”……

一个动物，想要做人，多么崇高的理想啊，怎么说它这妄念？因为，因为在那时节，所有能通灵的、不能通灵的生物都知道，要想得人身，只有投胎做人一条路呀。可是这老

鼯的话是什么？它的意思是说，修行到啥时候我有资格占有一个人身上去，它想的是占有别人的身体。

三藏的自我，随着各种低级的想法走了。这第五十回的回目，就顺流而下的称作“情乱性从因爱欲神昏心动遇魔头”。性、心这里是指真自我，情、神这里指的是观念和识别能力，真正的自我、半推半就的跟着后天的私欲观念、糊里糊涂的去了，却不知这背后怂恿自己的喜好和渴求，是其背后有魔头搅动。魔头搅动最低级的私欲、私欲被观念和情感包装上一层世俗面子和傲气习性的外衣、本我真我被这华丽丽的外衣牵动，于是就顺理成章的成了魔头的掌中猎物。由于是一层一层的自我包装、掩盖，这里面的欺骗性还真的是外人看不出来。当然骗谁都是假的，骗自己才是真的。

解决方案是什么？乃是本回开篇的一首诗：

心地频频扫，尘情细细除，莫教坑塹陷毗卢。
本体常清静，方可论元初。

性烛须挑剔，曹溪任吸呼，勿令猿马气声粗。
昼夜绵绵息，方显是功夫。

小说写道：这一首词，牌名《南柯子》，单道着唐僧脱却通天河寒冰之灾，踏白鼋负登彼岸。可是从小说中前后故事的情节，可以发现，玄奘正是因为没有做到这个要求，并未把持住自己的心念和尘情，才出现的自找麻烦，通天河是主动上门、这金鼈洞依然是自投罗网。可是仔细想一想，把我们自己替换成玄奘、八戒、和沙僧，我们不每天跟他们一样的，喜欢面子，喜欢妒忌，喜欢眼见为实，喜欢小便宜，喜欢每天对着镜子里的那个人儿、仰慕不已……

雪飘飘、风凛凛，海市蜃楼是个甚？孙悟空说龙生九种，蜃气幻化蒙人。孙悟空说的这

个九种龙，就在每个人身体中，人人日日漂浮脑海而过的各种幻念、幻景，如不加以分辨，你知道是假的、是外来的吗？人人日日的沉浸在自己设计的美好愿景中、喜怒哀乐由之、拼搏奋斗由之。只有孙大圣能清楚的感应到，这幻景里面凶气纷纷。可是，诸位，谁会认为自己脑海里，每日的凶云隐隐、恶气纷纷？